

二十
世纪
名人
自述
系列



齐如山 自述

齐如山 著 / 文明国 编

近现代著名学者、戏曲
理论家

与梅兰芳谊兼师友，梅兰芳终生
「御用」编剧

最后一代旧式知识分子代表人物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名人自述系列

齐如山自述

齐如山 著 / 文明国 编

QI RUSHAN ZISHU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齐如山自述/齐如山著;文明国编.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4.7

(二十世纪名人自述系列)

ISBN 978-7-5396-4596-4

I. ①齐… II. ①齐… ②文… III. ①齐如山(1875 ~
1962) - 自传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7299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特约编辑:韩美玲

责任编辑:张 磊
装帧设计:张诚鑫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64235059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24.25 字数:280千字

版次: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家世、儿童时代、考试情形·····	1
家世·····	1
儿童时代·····	3
考试情形·····	14
第二章 学洋文时期·····	29
第三章 学警察、谈考试、往欧洲、助革命、看兵变、 办俭学会 ·····	47
学警察·····	48
谈考试·····	50
往欧洲·····	52
助革命·····	54
看兵变·····	59
办俭学会·····	61
第四章 看戏的由来、研究国剧、名角谈话、著述·····	65
看戏的由来·····	65

研究国剧·····	69
名角谈话·····	74
著述·····	79
第五章 编戏·····	85
第六章 国剧发扬到国外·····	113
与司徒雷登先生谈话·····	133
与李石曾先生谈话·····	135
第七章 创立国剧学会·····	145
一 研究国剧的原理·····	146
二 搜罗国剧的材料·····	148
三 出版月刊画报·····	164
四 办国剧传习所·····	167
五 编纂《国剧辞典》·····	173
第八章 从事著作·····	179
第九章 征购、整理·····	214
征购的工作·····	215
整理的工作·····	218
第十章 避难经过、闭户著述·····	242
避难经过·····	242
闭户著述·····	258
第十一章 日本投降前后·····	274
第十二章 谈家常·····	304
谈家常·····	304
第十三章 到台湾、答客问、漫谈国剧工作·····	314
到台湾·····	314

答客问.....	319
漫谈国剧工作.....	333
第十四章 写回忆录、我的愿望.....	348
写回忆录.....	348
我的愿望.....	351

第一章 家世、儿童时代、 考试情形

家 世

我从前写过一篇自传，经中央文物供应社给印了出来，即列在《齐如山随笔》一书的头一篇。友人们看了，都夸奖说写得很有趣，都嘱我再往详细里写一写，尤其当时的中央党部张秘书长晓峰先生，特别嘱我务必写出来，不得已只好再写一次。要往详细里写，则比原写之文多添几个方面，第一得说说我的家世，因为一个人的家世，与他个人的学识、行为、思想等等都有极大的关系；谚语中有两句话说：“盐打哪么咸，醋打哪么酸？”这两句话，虽然鄙俚，而确系实情。吾族乃于明朝永乐二年，由山西洪洞县迁来，山东河南两省于该时由山西迁去者也不少，河北一省尤多。大家都说是由大槐树底下迁去的。清朝末年，有许多河北省的军官，重到山西，又寻找到了大槐树之所在，系一破庙，盖当年迁民时，都在此处聚齐，再往各处出发，所以众口一词，曰大槐树底

下。民国后有许多军官捐款，把该庙又重建了一次，足见中国人念旧不忘本的心情之浓厚了。当年山西往河北省的移民，为什么有这样多呢？这也无妨随带着说几句：元朝在河北省一带杀人就很多，后来因为用他们自己的人拱卫京畿，河北省各处就来了许多蒙古人居住。明朝初年徐达、常遇春二公，一由山东北上，一由河南北上，把河南山东的人杀了已经不少，因为河北居民，以蒙古人为较多，故杀的更多，未被杀的也都赶的跑到蒙古一带，于是河北省便空虚了，这是移民的所由来。吾族在明朝初年，有三家富户，一家有地一千余顷，一家八百余顷，一家六百余顷，三家共两千五百余顷，现在一个稍富之村落，全村共有不过五十顷地（水乡除外），以此衡之，共有五十村之地。稍小之县，所辖也不过五六十村，是彼时吾族之地，共有现在一全县之多，此更足见彼时地面人烟稀少了。

吾族在明朝末叶之前，多是务农，讲究读书之家很少。明朝末年，才有研究经史之人，因与本县孙文正公（承宗）为至亲，所以也颇讲经济，到吾八世祖文登公，便专与学者来往，九世祖林玉公（国琳）与河北省新城县王余佑（五公山人）、蠡县李恕谷（琫）、博野县颜习斋（元）诸公都是莫逆交，因想抗拒清朝，成立军事机构，故与窦大东、二东兄弟（二东即戏中《连环套》之窦尔敦），诸人研究御敌之策，当时还收复了雄县等三县，后因见清朝势力太大，便知难而退，当时主持此事者，即先九世祖，虽未成功，而遗留下来了一种反清的情绪，故一直到光绪年间，吾族总是有革命的遗传性。

自先八世祖便讲读书，然总未出有功名之人。彼时所谓功名，总是指举人进士而言，到先高祖治鲁公（讳秉礼）始请得一位大经学家（甘肃省人，偶忘其姓名），教授先曾祖兄弟。此公尤长于三礼，每讲古礼，如：明堂朝贺，冠婚丧祭乡相见等礼，则必实地讲授，凡学生、下人、书僮、工人等等，都得参加，某人去宾，某人去主，都要各就位次，如此讲法，则古礼便容易明了多矣。此种讲书的作风，一直传到先严，尚未衰歇，到了我本身的学问，可就差多了。先祖后成进士，乃阮文达公（元）之门生，先伯祖亦系举人。先严为武昌张廉卿先生（裕钊）十余年之受业学生，后中壬辰科贡士，甲午殿试才成进士，为翁文恭公（同龢）及李文正公（鸿藻）之门生。因两辈的老师，都有南方人，江浙的风俗及用功的方式，又吸收了很多，即用以教导我们这一辈，所以我们的知识，在儿童时，就比平常儿童较优了。以上种种情形，都是于我受教育有关系的事情，所以不嫌琐缕、大略的述说一些而已。

儿童时代

我三岁尚未学认字时，便跟着老太太们学数嘴儿，数嘴者即是学民歌民谣，我会的很多，约有好几十套。先父见我颇聪明，而所学的歌谣，都没有什么意义，乃特为我编了些套教我念，因系有韵，念着顺口，所以学得很快。兹写一两段如下：

“列列列列场啊（此乃吾乡小儿常说之语，乃转圈之义），

打了麦子打高粱啊，高粱满地红，麦子上蒸笼，吃得饱饱的，穿得好好的，梳头洗脸早早的。吃饱了干什么，到书房上功课”。又有“推梨儿，让枣儿，爹娘夸我好宝儿”等等的这些话，不必多写了。

我从三岁上，就从着先父在枕头上识字号，并带着学念诗，是光用嘴念，不认字。彼时的风气，书香家的小儿，多数学念的诗，如“床前明月光”、“三日入厨下”等等这些五言绝句，尽因绝句短而易记也。热衷功名的人家，教小儿念诗，多是：“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不读万卷书，安得见君王”，或者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等等这些句子。我们家中教小儿念诗，则稍微两样，大致多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等等这类的诗。

说到认字号儿，也与他家不一样，跟现在学校的单字也大不同。现在初级小学认字，是预备将来写白话文的初步。从前之认字，总须与后来读经求学问有关，所以给我写的方块字号，起首固然也都是笔画少的或数目字，以后就都是检择经史中要紧的字眼，如：六画、九数、八音、六艺、十二律吕、四季、二十四节以及四维、八德等等的名词，历代的同号、年号、全国省名、十三经、念四史等等，无不写在方块上教认；初认时，只稍微讲解，仿佛没什么意义，到后来读经史时，可就有省力的地方了。四岁上才上学，从前初上学的规矩，先洗净手脸。这洗净手脸四个字，诸君或者以为值不得一说，其实不然，在南方水多的地方，沐浴是算不了一回事，在北方乡间水源少的地方，全靠井水，农人每日农

忙之外，还要抢空挑两三担水，备家中应用，三担水不过三十个加仑，一切饮食洗濯及牲畜饮用都靠它，家家都节约用水，沐浴便成很大的问题。读书人家的儿童，固然每晨多数都要洗洗脸，农人家小儿，每日洗脸的就是少数了。至于洗澡一层，说来更是可笑。吾乡一带洗澡，只有在大坑中，南方名曰水塘，且须伏天雨水多的时候，否则坑中无水。然洗者仍是一般稍微不规则之人，若稍文墨之人，多不肯洗。再者就是小孩，但长者恒加禁止，恐淹死也。似此情形，沐浴用水，安得不成问题？平常洗脸，除赶上落雨，可以随便用水外，平时大多数都是几个人用一盆水，这样的洗法，脸还能洗的干净么？大多数都不洗脖子。从前有讥讽小孩洗脸的民歌，就是说的这个情形。歌曰：“一天到晚只贪玩，洗脸梳头不耐烦，脖比车轴还要黑，多年小辫擀成毡。”从前读书人或商人等等，都是五天梳一次辫子，十天剃一次头发。农人则不一定，小儿虽然三天两天梳一次，但小儿的头部，与他物磨擦的时候较多，更容易乱，往往辫子会拆不开喽。以上这些情形，都是极平常的事情，所以未上学之前，洗净手脸，也仿佛值得大书特书的了。

初入学都有应行的礼节，各书房中都供有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之木牌，或用红纸照写贴在墙上，先生烧上香，自己先对神牌作一揖及一跪三叩首礼，起来再作一揖。然后学生对牌位也照样行此礼，再给先生行此礼，礼节才算完成。行完礼稍微休息就开读，从前不曰上课，而曰“开读”。念过几年后，先生才为讲解，此即名曰“开讲”，再念几年，学做文章，此即名曰“开笔”。这是从前读书人三个大的阶段，初上

学先念《三字经》，书香人家小儿认字较早，有先认字号，再念书的，平常则多是先念《三字经》，因为没有人给写字号，彼时又没有印出来的，先生更不能代写，所以先念《三字经》。所以先念《三字经》者，一因它有概论经史的意义，二因此书印字较大而松，每半页总是六行，每行总是六字，小儿容易分出个儿来，若四书五经，则行紧而字密，初上学的农家小孩，便分不清哪是一个字，所以从前有一首诗，形容此事曰：“一行一荡尚分清，字字相离太欠松，试问书行何所似，一畦韭菜一畦葱。”

虽然言之太过，也确有这种情形。我们读完《三字经》，即念唐诗绝句，认篆字，读说文，然很浅，不过是《说文建首字读》及《文字蒙求》之类，后即读四书、《诗经》、《书经》、《易经》、《礼记》、《孝经》、《周礼》、《左传》，到十七岁，才读完《尔雅》、《公羊传》、《穀梁传》。

在这十几年之中，除读了子、史、古文文选、古唐诗之外，又带学天文（也就是认识三垣二十八宿，及诸位恒星而已）。算学则先学珠算，后学筹算（劳乃宣所著之《古筹算考释》），最后学笔算。彼时学笔算，跟现在有两样的地方，就是现在横写，彼时还须直写，例如加法，直着写两行或多行（应加之数），再于最右边画一直线，把应加所得之数，直书在右边，这种写法，现在看着极不顺眼了，可是彼时是万不许横写的，假若横写，便是大逆不道。光绪中叶以后，考秀才时，也偶有算学，倘若横写，必受申斥无疑。庚子前后，就松多了，地理则不过《瀛寰志略》、《海国图志》等书，此外尚无较佳者。至于作八股、写小楷等，虽然不能说是白费了工夫，可

是以后用处也就很小了。

在这十来年之中，我有三次很得意的事情，都是对对子。彼时小学生对对子，乃是念过一二年书之后，最初步的功课。

北方的小饭馆饭铺卖高粱酒，都是二两为一壶，北平也是这个规矩，总是以二两为单位，比方一二人吃饭要喝酒，想要四两，但平常都不说四两，总是说两壶，或曰俩二两，或吃完饭后，有人问喝了多少，则必答曰喝了俩二两，此惯例也。一次我们书房中来了几位客，都是举人、进士、拔贡、廪生等等，大家谈天，我舅父出了一个对，请大家对，曰“俩二两”，盖三字之义，皆为二也，大家想了两个钟头，没有对上，我忽然灵机一动，说对上了，大家问以何为对？我说：“一个么”，盖一固然是一，而个十百千万之个字也是一。当时在座之人，有说个字不能算一者，阎瑞庭先生者进士也，他说《康熙字典》注中说，个，数也，既可作数字解，当然就得算一。我说开宝摇摊，常说开了一个么。于是大受夸奖，彼时我才七八岁，并赏了我小制钱五百钱。五百小制钱，不过合现大洋二角余，数字不算大，但彼时若以之买点心，如烧饼油条等等，够吃好几个月的了，安得不得意呢？

又一次是先严给我讲文选，赋中有“佳禾垂颖而顾本”一句，先君训余曰：“凡事不可忘本，佳禾尚且如此，况人乎？”那两天我念的诗中，正有“野鳧眼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二句，我也是灵机一动，问曰：“佳禾垂颖而顾本，不正好对老树着花无丑枝么？”先严亦颇嘉奖。云虽有一二字对的不工，然也是很好的一副对联。彼时我才十一岁，也赏了

一百钱，约合现大洋不到五分（半角），然彼时在小儿手中已算极大的数字，除过新年之外，难得有这么一次。

又一次是看昆弋班的《义侠记》武松杀嫂回来，先严说，此戏当然是由《水浒传》编来，《水浒传》在这一段文字中，有三句很好的文词，就是：“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有声无泪谓之号。”当时因为我前两天，查过《康熙字典》之嘍字，下边注有三句，与此情形大致相同，曰：“有物有声谓之呕，有物无声谓之吐，有声无物谓之嘍。”我说这三句正好对上三句，先严亦大夸奖，此时我已约十二岁，没赏我钱，赏了一块白手绢却是现在之白洋纱手绢。现在是人人皆有，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在彼时可就新颖多了。因为彼时乡间尚无此物，北方只北平有之，且用者多系极时髦之人，北平卖此者，只有交民巷祈罗弗洋行一家，所以不但新鲜，而还特别珍贵，且乡间尚没有手绢这个名词，都只说绢子，男子用者，名曰手巾，都是粗布；女子用者名曰绢子，多是洋绉或绸子制成，各种颜色都有，且绣花，就是没有白的。提起女子用绢子来，更是特别，平常没有人用，只有过年或有婚丧事时用之，新娘子则非用不可，自己没有，也要借一个，稍贫者只有一个，用手攥着，多者用三个，第二个便用以围脖子，第三个则系于袖口上，以便行路时，摆来摆去，袅娜美观，这种情形，现在是没有的了。当时太太们听说我得了一块绢子，每人见了我，都要问我，听说你得了一块外国绢子么，拿给我看看，看了之后，有说真是白真是漂亮的，有的说白的太不吉利，不应使的，不多几天，我那块手绢，被大家看脏了。

一次偶检书架，见有一部书名曰《草字汇》，系初印本，很精美，我便放在桌上临摹。先君看见说：“你不必学这个，因为不但考试用不着，将来公事也用不着，写此者不过供人欣赏，然将来楷书写有根基后，再想写它也还可以，童子时代并不需要。再者草字许多靠不住，尤其是明朝末年，很风行草书，但有许多人，都是随意为之，不足为训，李笠翁在他《凰求凤》传奇中，有一支曲子，即是讥此，曲曰：‘学他道士书符样，连挥一阵笔头忙，从来草字易包荒，纵然写差也难查账，蝇头凤尾，故将怪装，蛇首龟身，好将拙藏，这是书家的秘诀从来尚。’这些话虽然开玩笑，但大部分也是实情，由此可知，若想学此，还得大费一番工夫。”因此我便未接着学习。

最有意思是在村塾读书的时候，十几个小孩童，都是七八岁到十二三岁，在一间屋中读书，大家扯开嗓子，一喊就是一天。曾记得《随园诗话》载有一首诗曰：“漆黑茅柴屋半间，猪窝牛圈浴锅连，牧童八九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袁子才还批评这首诗末句趣极，北方乡间小书房，十之七八都是如此。我所入的村塾，比这个虽好一点，但也好不了许多。它为什么这个样子呢，也有它的原因，因为这种童蒙小学（现在名曰初级小学），花钱都极少，每一学生，每年不过小制钱五百文，合现大洋两角五分，凑十个学生，共五吊钱，最多者也不会过十吊钱，约合五元，以这几个钱，请外村的先生，是很不容易请到的，只得请本村的人，这种人除教书外，还有许多旁的事情，都要料理，举例如下：

一、他须管自己家中过日子（管家务，从前名曰过日子）。

二、他得照管庄稼，每天总要到田园中去看看，到耕种锄耘的时候，更是离不开。

三、他既认识字，村中有婚丧事，他总要去帮忙写帐等等。

四、凡先生多为人尊重，村中有小的竞争口舌等事，总短不了他去说和。

五、麦熟秋收，在乡村中更是非放学不可。

六、乡间总是五天一个集，多要去赶集，南方曰趁墟。

七、过年最少放假一个月。

请看以上这些情形，每年除年假一个月及麦秋两季最少一个月之外，共总剩了三百天，这三百天之中，总有一百八十天不常在书房中，对于儿童怎能好好地教导呢？他每逢出门之时，便指给各学生，由什么地方念到什么地方，念熟之后，他回来再背书。当然也有一部分小孩不那么规规矩矩地念，所以先生出门时，往往托付邻居，代为暗听所有儿童果然都念了没有。学生们知道这种情形，更要用大力来念，以便邻居听得到，常常喊哑了嗓子，结果先生回来太晚了，无暇背书，就放了学了。这可以说是喊了半天，等于白喊。一年的工夫，念不完千字文的学生很多，他的天地玄黄安得不喊一年呢？以上说的这种学校，可以说是最低级的，也可以说是相当腐败了。

还有一种比这样好一点的，其中就有读四书的了。从前

也有一首诗，是形容这种学塾的，曰：“几阵乌鸦噪晚风，儿童齐逞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三字文完翻鉴略，百家姓毕理神童，就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中。”这首诗大家当然都懂得，但当时的详细情形，恐怕就有许多人不十分明了了，所谓“一日三行读大中”者，“大中”二字，指《大学》、《中庸》也。所谓三行（行音杭）者从前小孩念的四书，大致总是一行十七个字，平平常常的小孩，每次上新书，总是以三行为律，三行念背过后，再学三行，念背过再学三行。最聪明的小孩，每天可念七八十行，但这样的很少，大致每天能念四十行的，就算很聪明了。所以从前长者们议论某小孩聪明与否，都说每天能念多少行书，问人也是这样问法，你家小孩能念多少行书哇？此定例也。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言词可以形容小孩聪明之程度。最笨者一天三行都不熟，所以他说“一日三行读大中”。我在这种学塾里，停留了二年，也算受罪，也算有趣。到七岁就在家塾里读书了，读书之外，学对对联，学作诗，作诗最初不过四句。现在能作诗的人还很多，能作这种诗的，恐怕不多了，这种名曰试帖诗，有特别的功令，特别的规定，必须要押官韵，必须要点题字，比方随便举一例，清初人有很出名的一首诗，题目是：“赋得大田多稼得多字”，诗题必须要这样的写法，题上冠“赋得”二字者意思，是赋诗偶得此题也。“得多字”者，以多字为韵也。如此则多字便是官韵，非押此字不可，不但用此字，而且前两韵便必须用上，倘不用它，名词就叫没押官韵，那任凭你文章诗作多好，也不会进秀才的，举人进士，更是如此。点题字一层，也很要